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瑚圖禮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_臣朱 鈐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周廷琰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

宋 袁甫 撰

表

謝次對宮祠表

力辭華職乃竟悶于俞音叨領真祠更誤霑夫寵渥恩

隆岱岳心凜冰霜臣某

謝中

伏念臣久抱沈疴粗安愚分

粵從謁告凡七八疏以求閒繼冒蕪官猶一再除而未

已俄峻升於次對又游玷于名藩自惟衰頹多病之身
得此稠疊非常之數僥逾若是稱塞謂何此蓋恭遇皇
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春育念臣曾班朝列示簪履之
不忘察臣稍讀父書雖菲葑而弗棄遂頒新命俯及陳
人臣敢不思報殊知益充素學務明義利詎自昧于初
心誓保身名庶不隳于晚節

狀

徽州乞祠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誤蒙聖恩擢膺郡寄僥逾過分
報稱無繇惟思夙夜究心勉竭駑鈍始到之日蠹弊百
端帑藏空竭而無餘綱解積壓而未補縣道財賦告急
紛然婺源休寧積廢尤甚遂與諸邑相約首罷專人追
呼務于催科之中深寓撫字之意今則休寧蠲賦已沐
霑恩婺源辟官頓新弊政其他諸邑亦皆有條幸賴同
寅協心得以專精郡事前官綱運補解已多吏祿兵糧
按月支給時發倉庾用濟貧窮稍飭軍容仍加激撝庭

少淹留之訟獄無久繫之人回視曩時氣象稍勝民既幸拙政之無擾某亦與百姓而相安只緣上有老親年踰八十兼抱宿恙發作無時某自領郡符俟焉滿歲去鄉千有餘里音信動涉兼旬心旌搖搖頃刻弗置念躬湯藥之奉合尋香火之緣欲乞朝廷察某區區所陳別無規避陶鑄一祠廟差遣俾得早歸鄉閭粗供子職既可以全微臣事親之道又可以彰公朝錫類之仁言發於衷情不得已欲望朝廷亟賜敷奏施行

衢州乞祠狀

某一介庸虛寸長無取濫叨誤恩分畀輔郡深惟公朝
所以委使之意夙夜孳孳悉心撫字期欲報稱萬一惟
是郡當舟車往來之衝加以積弊轆轤之後苟徇人情
則有負所學之素欲伸公道則不免違俗之譏每於職
所當為但知勉竭其力自到官以來究見諸邑舊苦豫
借遂痛節浮費與之代輸蠲除宿逋以示寬恤自是蠹
弊既革田里相安今則上供綱運並無虧欠官兵俸料

如期支給去冬市廛延燎營葺俱已復初今歲雨暘及時農收又幸一稔及瓜而代屈指匪遙在某可謂僥逾其他別無規避只緣斗筭易溢蒲柳早衰冒膺劇繁頓覺疲茶重以松楸在念寤寐不忘欲乞朝廷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得歸舊里稍獲休息異時或有繁使東西惟命不敢控辭

辭免將作監燕國史狀

職正五工驟玷飭材之選書成一藝猥燕載筆之華自

揆非宜以榮為懼伏念某謏材何算樸學徒勤久去周
行詎作清都之想謬持漢節飽諳黎庶之情恍兩鬢之
俱霜乃一身而二任發倉箱之積所期八口之無饑察
囹圄之寃敢謂片言而折獄比積勞而致疾屢削牘以
祈閒初無避事之嫌蓋出由衷之惓俞音竟悶寵數忽
頒自外而中固喜吏氛之脫求退而進終非愚分之安
輒控忱辭冒干鈞播願收回于成命庶允穆于師言葵
藿心傾何敢忘于大義松楸夢遶期少遂于素懷

辭免直徽猷閣知建寧府狀

某承家學淺涉世才疎周爰咨諏偶冒持於雙節不遑
寧處倏恍閱於五年昔升雉監之班仍贊麟經之筆忽
叨因任俾續前功尋力辭賑卹之艱獲專任平反之責
方虞幽黜遽被明揚閩嶠上游昔素稱夫劇郡阜陵潛
邸今尤號夫大邦屬肇新元化之初正妙選惟良之日
不應疲沓可稱撫摩況方躋堯閣之榮復超二級豈假
寵周藩之寄欲重一麾猥併集于罔功敢躡當于成命

輒控循牆之避庶逃負乘之羞

建寧乞祠狀

某叨試外庸脩周一紀驅馳江部粗殫諏度之勤牧御
閩邦兼任將輸之寄誓欲守公而竭節敢云擇便以謀
身而自抵建以來憂民之瘼皇皇平糴切切救饑罷省
十綱之運鹽蠲除累歲之逋賦更欲講求丁米庶幾鋤
去蠹根緣積疲勞致生疾疢證狀將成於癯癘寢興俱
患於艱難加之飲食弗強肌膚頓削皓然白首顧逐祿

以何營皎若壯心思捐軀而莫遂惟當置散或可弭災
無自入霉至今闔境閔雨精禱致嚴於齋素甘霖已應
於滂沱雖云轉咎而為祥胡可抱疴而尸位痛則呼父
仰而籲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許家山之遄返冀骸骨
之保全儻假息於餘齡期報恩於末路

辭免兼侍講狀

感恩甚渥揣分奚堪竊惟聖學之緝熙尤重儒臣之勸
講非深造自得則無以為啟沃之益非殫見洽聞則無

以承顧問之詳自揆何人足當斯選已陳免牘尚閔俞音敢望公朝曲回淵聽

辭免蕪權中書舍人狀

案本傳甫凡三蕪中書舍人此狀有久服羸官濫被

賜環等語則當是由知建寧以祕書少監召入蕪領時所上狀中又有冒攝銓衡之貳語本傳不詳載致甫為其妻趙氏壙志有云端平元年以来少監召二年遷舍人蕪攝詞垣吏銓則亦是初為舍人時蕪領也又以下為起居郎蕪舍人狀首一聯西掖攝承尚仍舊貫與此篇首聯西掖代言驟叨越俎二語互詳之則此狀在初蕪時無疑

右坳載筆政負空餐西掖代言驟叨越俎疊膺異數倍

惕危衷伏念某碌碌無奇慳慳自信少耽樸學素莫習
於詞章久服羸官更寢荒於筆硯幸逢調瑟濫被賜環
近咫尺天已覺歲華之晚分清切地曾微月籥之更遽
陪經幄之游冒攝銓衡之貳已多忝竊可復超踰矧頒
一札之新申飭羣工之課職專潤色將大布于王言詞
許繳還必盡當于公論倣近製則弗工于駢儷徇孤忠
則動忤于姦邪自知迂愚無以稱塞儻冒貪于榮寵將
自速于顛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誤渥改畀時髦

當使聖謨不愧坦明之制母令冗器得汙嚴近之班

辭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狀

左坳記注忽冒新除西掖攝承尚仍舊貫恩華狎至慚
負增深伏念某疎拙無堪樸忠自信國步艱難之際老
冉冉而奚為家門憂患之餘心悄悄而良苦方念力祈
於閒佚豈堪更被于寵榮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渙
渥改畀時髦俾無負乘之羞庶免曠官之媿

辭免直徽猷閣宮觀狀

案本傳甫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時史嵩之以力主

和議驟得還擢甫力陳不可至再皆不報侍御史
徐清叟遂奏論甫昔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改甫知
婺州不拜此狀有引
咎語當指此事也

爵祿厲世之權實國家之公器廉恥立身之節尤臣子
之素心故上無濫予之嫌下安知足之分同歸一是庶
獲兩全伏念某但有樸忠了無能解率意勇往每與世
以相違忤物滋多由信己之太過豈譏評無因自至皆
言行有以取輕痛門戶之凋零祈朝家之昭雪忱辭雖
切從欲未頒正無地以措躬忽自天而錫寵既賦祠官

之廩仍加閤職之華度義弗安捫心愈愧敢望特與敷奏曲賜矜憐冀成渙之亟收庶危蹤之善保多言誠為可畏從古而然止謗莫如自修由今以始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狀

案本傳甫前後兩命知婺州皆辭不

拜此狀有罪大責輕等語當是初被論時所上

罪大責輕正念昨非之當改人微恩重尤慚新渥之渚
頒輒干再瀆之誅用罄一忱之請伏念某之不肖命也
甚竒人交肆於詆誣上未忍於捐棄寓泰陵奎壁之直

領建業煙霞之祠方避寵榮力祈寢免峻升寶殿侈論
譔之隆名躡鎮金華增藩宣之重寄大君有命小臣敢
辭奈前申尚阻於施行兼近牘復悶於俞允胸懷耿耿
尚虞利口之騰義理昭昭詎昧朶頤之戒儻自違其素
志將重玷於明時更望鈞慈特與敷奏察其悃悞賜以
矜憐收回宸命之頒少塞輿人之議可與無與于公朝
何拘反汗之嫌欲仁得仁在小臣惟冀本心之白

再辭免知婺州狀

自顧賤微倍深兢惕

案此篇起處原本有闕文無可校補

伏以臣子事上

之誼無貳爾心君父恤下之情不從厥志已備殫于忱
請乃尚閔于俞音理實未安辭寧洊瀆伏念某素乏涵
養動招悔尤以閣職而領真祠猶難輕受分藩符而升
祕殿奚可冒承矧聖明求治之益勤惟牧御得人之為
急矐言星婺密拱日畿高大父之遺芳依然猶在不肖
孫之弱植藐爾何堪得非所蒙榮祇為懼儻苟貪於光
寵是自速於顛隲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收回成渙改畀

時髦義利兩途難兼取魚熊之美行藏一致乞仍尋鷺
鷺之盟

辭免中書舍人狀

去國經年方愧召綸之錫朝天有日驟叨詞掖之除新
渥輝煌危衷震惕伏念某性資介僻學殖荒疎惟知公
以減私豈虞動而得謗既奉身而退靡貪赫赫之聲名
不俟駕而行僅有惓惓之忠愛敢圖出綍復俾代言昔
已試之罔功今若何而勝任循默保位將素履之有慚

矯抗當官必危機之再蹈矧惟衰朽曷免曠瘵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收成渙改畀真儒豈徒嚴帝制之司亦以重王朝之選陳力不能者止毋令貽攘臂之羞投閒乃分之宜終許遂保身之哲

再辭免中書舍人狀

掌書命於西垣曷昭王度騰異章於北闕惟僊帝俞既未察於愚衷詎可忘於虔請伏念某初無薄技第有孤忠蒲柳之質早衰已難藏老鷗鷺之羣方狎匪敢養高

驚一札之下頒望脩門而甫入便蕃錫寵嚴近升班既
漸演潤之非長更慮繳還之未易直道則動成忤物徇
時則或至違心難以兼全其將安決皆我所欲也奚若
取熊為士者笑之殆幾搏虎頻復之厲後悔莫追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察某之忱辭非偽憐某之素業久荒別
簡時髦作鳳閣舍人之樣庶全晚節從鹿門處士之遊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狀

案本傳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論史嵩之輕脫難信

疏留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

子祭酒皆辭不拜此辭免兼權吏部侍郎兩狀與
辭免召命乞祠諸狀永樂大典散見各卷不辨先

後今並參合

本傳序載

右史記言更叨勸講西銓典選復冒攝承揣分非宜撫
躬知媿伏念某未深學古粗守教忠幸逢更化之熙明
獲廁舊人而收召清都太微之上密近天光細旃廣厦
之間仰裨帝學其為際遇已極寵榮矧天官小宰之聯
實禁路從官之貴胄無水鏡難求裁鑒之長量溢餅罍
且重滿盈之懼可堪超躡必速顛隳伏望朝廷特賜敷

奏母嫌反汗別務掄材使一出於至公庶少安于微分

再辭免權吏部侍郎狀

昨騰巽牘祈寢渙恩天聽未俞愚衷增惕伏念某猥以
樸學幸逢明時才無演撰之長職以封還為重非他官
之可比務竭孤忠有前疏之尚存敢違初意所冀宸心
之感悟庶幾輿論之允諧若乃恕其狂瞽之愆擢以華
要之任雖身謀之甚便于國事以何裨苟貪冒于寵光
恐難逃于譏議况某衰齡遲暮病體支離欲望公朝特

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真材蒲柳之姿已難勝于榱桷
麋鹿之性期早退于山林

辭免召命乞祠狀

某自顧么微無足比數公朝曲徇私情仰戴生成之造
但某賤軀致疾之由只因勞役過度心氣太損津液枯
燥榮衛不和所以釀成瘡效之證今大體雖已向愈而
餘證猶未盡除醫者謂須清心省事方得痊安某默思
醫家之言誠為有理若非寬閒自適恐難遽收功效茲

者朝假已滿深慮有違君命不遑寧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祠廩使得優游田里服藥調治早遂痊安異時或有驅使罔敢辭難

乞宮祠狀

某初無長技粗守樸忠叨竊逾涯撫躬知懼一從孟夏痼疾大作瀝忱謁告至於再三得請來歸屏居山樊自夏涉秋申請者屢矣上恩寬大未賜譴誅但某揆之私心班列法從所當朝夕論思此何等官職而乃養病於

家繩以曠瘵何所逃罪某心非木石寧不自知實緣賤
軀所苦非但癰疾作梗腰痛增劇近又別有一證左腿
連足癰毒焮焮其熱如火所起白泡以千百計醫者按
方書名為瘰毒乃因濕熱交攻故生此證目今用藥淋
洗敷貼兼進活血等劑但受病既深猝未見效須得寬
心將理庶幾有安全之望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
以祠廟差遣俾得日親藥餌保固孱軀自此沉疴去體
復獲安康則異時凡有驅策惟所命之決不敢妄有辭

避上辜聖朝隆寬待下之意

再乞祠狀

聖明恤下恩德如天自揣么微若何稱塞惟是纏綿一
病幾及半年變證屢增略無痊減癰瘍未愈繼以腎經
受濕腰疼方劇加以足疾瘡痛外用草藥敷貼內服湯
劑調治課效茫然醫家謂藥力不及必藉艾火之功所
灸穴道不一然亦未獲良驗奉父母遺體不善保護至
使疾病交攻衰態具見已自跼蹐不安若更嗜進貪榮

其為顛踣決矣載惟公朝設官分職正欲各共乃事宜
有屏伏巖谷身抱沈疴而乃職闕銓綜號稱法從乞閒
既未從欲只得仍前書銜每一操筆為之慙悸尚難自
恕公議謂何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某之情至為
懇切察某之辭無一偽妄早畀祠廩使得專意醫藥庶
幾得覲再生實戴天地父母成全之造

辭免兼修玉牒狀

國有鉅典職重瑤編載筆嚴於十條特書大事提綱專

于一相次列從聯宜得宿儒協成信史如某者斷無他
技素乏三長屬有負薪幸蒙恩而予告未臻勿藥方瀝
悃以展期念息偃于家山久曠瘳于銓部若加修纂愈
速顛隳伏望朝廷即賜敷奏俾仍舊著少須疾疢之痊
亟寢新榮勿致寵光之溢庶安愚分允穆師言

辭免兼祭酒狀

竊惟成均教養之地非他有司比也蓋隆師儒所以重
經學專職掌所以正化源豈可以他有司兼領哉近年

以來典教者以課試為務而無師友相規之益為士者以進取為急而無義理切磋之功若更以他官兼領則愈無以隆師儒而專職掌矣某所以不敢苟就者非為一身辭榮避事計也蓋具見司成之官其職不可不專是以力控悃忱期于從欲而訓詞溫厚不容引避退自揣已愈重凌兢區區欲望朝廷更賜敷奏收回成渙別選德望學問可為師表者俾專厥職始足以重經學而正化源其於培植斯道之氣脈誠非小補

辭免集英殿修撰知嘉興府狀

謁告而歸家山疊祈間退疏恩而典畿郡敢冒寵光輒
不避于嚴誅用備殫于忱悃伏念某初無他技僅有小
忠西掖詞頭每愧封還之不力右銓職掌尤慙澄汰之
未能而况蒲柳之衰蹤欲保桑榆之暮景屢章亟上一
語不欺奈訖閱于俞音反過叨于異數被嘉禾之新渥
寄重藩宣仍祕殿之舊除班高論議一猶難稱二其曷
堪本圖結香火之緣覲少遂林泉之志且訪醫而問藥

可愈疾以延年若乃以既耗之精神膺方來之事任雖
稍需於近次終自背於初心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洞鑒
由衷之悃別求共理之良華職收還庶器名之無濫叢
詞改畀亦義命之可安

辭免依舊寶章閣待制知福州狀

案福州之除本傳不載攷甫遷

中書舍人後權吏部侍郎修玉牒兼祭酒皆辭不
拜繼有嘉興婺州之命皆辭此狀引以為辭則在
前兩命後無疑也

有命自天拊躬增懼某竊伏思念歲首叨恩假守嘉禾

方具免牘復拜星婺之除實以賤軀抱病精神筋力委
難勉強屢控忱請冀得休閒旋蒙朝廷畀以祠廩仰戴
生全之大造茲者濫膺宸渥分閫七閩地望既崇責任
尤重自惟一介么麼何以當此隆委況某數月以來專
心醫藥生意略回而所苦癰疾已成沈痼未有治療之
方正此憂窘雖曰分符尚爾需次然內揆諸已豈敢冒
承欲望特賜敷奏收還成渙容某只領祠官庶使愚分
少安卑情不勝大願

辭免兼給事中狀

某叢爾鬼瑣濫叨誤渥已嘗敷露忱悃力上免牘迺閱
俞音良深震惕竊惟古者命官各專一職故下之任責
得以竭其力而上之用才將以觀厥成後世以一人而
兼數官但以疊組為榮而專任責成則未也聖天子躬
親庶政兩丞相率勵羣工正當復古風以救時弊夫何
循襲舊例而未能為官擇人乎況如某者學本不優材
有所拘記注勸講已逾分願銓曹兼領尤為非長今若

更使之掌絲綸司封駁人以為榮已則甚懼蓋責以演
潤則思艱辭拙無以華國繩以繳奏則識闇氣麤或致
傷體蚤夜以思無一而可是用不避再瀆披瀝肝胆區
區欲望敷奏毋嫌反汗別界名流豈惟臣職之獲安抑
使王言之增重

再辭免兼給事中狀

封駁之任命令所關典故精通執奏始不乖於國體風
節勁直論事乃允契于衆心儻非真儒曷稱嚴選如某

自揆無一可堪方慚紫橐之寵榮更冒黃扉之書讀若
昧循牆之避必貽負乘之譏比控忱辭初非飾偽邈爾
未回于淵聽凜然深激于危衷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毋
嫌反汗別畀時髦使皇家有得人之休庶小臣無踰分
之愧

辭免吏部侍郎狀

案本傳甫先以中書舍人命權吏部侍郎已有辭狀後復由兵

部侍郎遷吏部侍郎此三狀標題無權蕪字且有西曹七兵等語知係由兵部遷職時所上與前蕪

權辭狀非

出一時

演鳳掖之綸拜恩踰月典鵷冠之選錫命自天寵數駢
蕃懦衷危惕伏念臣材非適用學不通方親逢願治之
朝冒處代言之地振居易之職寧顧已私案此下闕五字欲扶
國論自分莫逃于鐵鉞敢期擢貳于銓衡有益于君則
為初無覬望不得其職則去難冒寵榮伏望陛下憐臣
老病之侵尋察臣衷忱之懇惻亟收誤渥改畀時髦毋
令得罪于輿言庶可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吏部侍郎狀

宸恩下逮驚印綬之何多淵聽未回拜絲綸而多愧不
嫌再瀆敬白微忱伏念臣炯炯孤忠區區樸學雖彊紆
子筆橐常恐墜于箕裘躡貳銓衡亟騰翼牘伏佩訓詞
之溫厚乃及家世之遭逢謂先臣立節之堅有不同時
之恨期微臣遺風之似至形累日之嗟爰撰陽剛之辰
俾持人物之柄而臣精神耗於多病筋力為之早衰雖
常讀夫父書了不通於世務奚以革除弊倖必將辜負
恩私清議謂何丹心自媿伏望特垂睿照曲鑒愚衷即

改畀於時髦庶克全於晚節

三辭免吏部侍郎狀

竊以恩寵逾涯洊陳免牘惓忱未白訖閱俞音揣已終
慮其弗堪籲天遂忘其屢瀆自憐皓首空抱丹心常虞
有限之精神莫勝方來之酬應西曹七兵之務特奉行
有司之故常東銓羣吏之權乃差別人材之流品縱令
殫其念慮猶恐墮於姦欺自顧積衰豈能稱職力控循
牆之避凜如淵谷之危伏望朝廷更賜敷奏曲鑒由衷

之請毋拘反汗之嫌別畀儒英用清吏道庶公議之允
協亦愚分之可安

辭免國子祭酒狀

案本傳甫前後兩命兼祭酒此
狀有尚繫吏銓之銜求脫未遂

等語當是遷吏部

侍郎後申命也

聞命震驚拊躬慚悚伏念某因衰得病累疏丐閒未沐
允俞方深跼蹐而便蕃之寵從天而下俾領成均之職
大非晚學所堪且以從臣而兼監長乃先父舊官也先
父問學操履士類推服久在學省諳知本末猶自謂此

職不比他官究心誨誘惟日不足況某視先父萬萬不
侔加以荅然之軀疾疢交作經涉半載醫藥靡瘳形骸
骨立血氣頓消尚繫吏銓之銜求脫未遂正此無地自
容詎可更令供二乎夫以太學賢士之闕必得大匠誨
人之矩矱之壯也猶乖物望今老且病矣決不足仰承
聖朝新美多士之意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別
畀真儒以重首善之地某下情不勝大願

再辭免祭酒狀

某自揣么微疊拜寵渥懇辭弗獲益重凌兢竊念某之
赤心實非有他只緣今春所苦癰瘡腰疼證狀屢變幸
收艾火之功自謂可以勉強支持又蒙朝廷俸兼司成
之職此乃先父舊官微臣深願克紹其奈疾患纏綿左
腿又生瘡毒一歲之間日日從事藥裏精神氣血耗損
極多豈可復更勞動只得控露真忱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收還成命畀以祠廟差遣俾得養病以畢餘生

再辭免權兵部尚書狀

案初辭狀永樂大典不載

溫詔下頒危衷增惕竊以見知則悅人情均樂於貪榮
得寵若驚臣子盡思於循分澁訥未回於聰聰怔營敢
憚於固辭伏念臣積有遭逢茫無績效深恩莫報半年
三拜于除書任重難勝一旦五兼於華組儻使更叨於
超擢是將自速於顛隳見得思義者非出於矯情為官
擇人者當留於聖慮欲望念五兵為至急之政而六職
非假寵之官母俾乘軒徒啓衛人之誚何嫌銷印式昭
漢帝之明

書啓

上制帥書

竊惟今日重戍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國
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言於
麾下者多矣往往竊歎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其位
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不肖廁於幕下之士不可謂之不
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之交淺矣默
而不言誼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淮制置使為名

府事但蕪之爾而足跡不至淮甸自江以北付之文移
晨起晏罷坐曹據案與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
而閭外之體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名義
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羣
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毫無
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卒誘殺降附
江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
壁而無倒戈此失弔伐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

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已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不可為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凡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於仇敵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於朝不博採於衆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倡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

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為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
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
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先生能以一身受公
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所是者精白言之於上何歟蓋
自南渡以來國家畏敵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
敵之烈焰今也畏敵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
弱有可勝之理而豫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謂拙矣自
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不以成敗

利鈍而遂廢也今也帷幄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欲乘機進取則上制乎廟謨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萬兵於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後世何誠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敵通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後君子協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

欲戰持重者欲守敵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
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衆移和買之弊以犒師使
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
舉之勢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閭脈絡相通
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若二邊不動一
方用事如人之身四體不仁而一臂羸舉則戰未易言
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之忠義使登陴之兵
裹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

均士卒凍饑而將帥歌舞娛樂軍心解體則守未易言
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並邊之兵知安居奠枕之樂
如此則可以守若杵築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
營造民心胥動則守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
不於此時與君相精講而熟計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
歟或謂方今廟謨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
賜蓋有司細務爾而奏請累月不下況于爭大事乎愚
謂體統正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不報也先生

何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覈軍實激
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士與之共謀議勿
使懷才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閒廢有人望之將與
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盡用之恨移江上諸
屯之卒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人於江南以
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急者以休民力旌沿邊吏士
之死節者以勸戰功使風采精明人心興起開闢可以
戰閉戶可以守雖以之抗新造之敵可也況於支吾自

守者哉夫臨大事決大議在乎擇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蔡羣疑滿腹衆難塞胸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

代劉宰相趙承彥湘到任啓

帝闕疏恩男邦貳政事功已試有如熟路而駕車里社

相望更若繡衣而行晝凡在受塵之列疇非賀厦之人
某官孕秀天枝寧華月窟淵源學海未多鴻寶苑之藏
根祇詞林寧假古錦囊之蓄世科俯拾官路橫翔綠水
紅蓮勝游洊歷高槐翠柳雅趣去忘雖官稱不改於前
時而地望已殊於他邑南連畿甸足為近水之樓臺北
接江壖正倚濟川之舟楫願亟推于素蘊以直上於要
津某壯志已灰疾容如鬼殘年幸矣卿雲覆之簡牘重
頒深戢相先之誼報章獨後尚寬不敏之誅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瑚圖禮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錢樾

謄錄監生_臣王思敬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一

宋 袁甫 撰

序

送林德甫赴京學教授序

三山林君德甫受知真西山結交湯同年仲能及其弟伯紀西山於人無不容其敬德甫也獨異衆人仲能伯紀繩尺甚嚴非言與行副知恥自重之士不深交也余

以是知德甫必有以取重於師友者矣天地生才不間
今古每歎前輩銷落後生不接聞源流風俗淪胥曷有
紀極泛觀宇宙間不但人才寂寥而物亦凋耗衰少推
數循理必有其故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
大其信然耶余既雅聞德甫賢譽今茲親接耳其言叩
其所蘊則包絡事物貫穿古今守經達權之道皆瞭然
於德甫之胸中異時所到浩未易量殆不必重歎典型
之淪墜而謂吾道于是窮也雖然昔者先君子嘗訓學

者曰立志貴乎恢張保德莫如兢業今世之士往往卑
近者之恢張之志而俊邁者鮮兢業之誠有能立大志
奮大勇傑然立乎千萬人之上而檢點此身雖毫釐之
間微有過差亦不苟恕則恢張兢業蓋兩得之矣德甫
分教京庠異日將推所有以淑後學固余之所深期者
也倣古人贈言之意於其別聊為德甫發之

送潛子言趨朝序

陸先生金谿人也而書堂實在貴溪之象山同官安仁

宰潛君子言家溪上余興崇象山書院子言大喜蓋先生之學大要以辨志為主舉世沈酣於利欲之中而不知本心之大義此固先生之所哀也晦庵朱先生延先生講書於白鹿特取論語喻義喻利一章指示迷途厥旨蓋可見矣子言所以喜余興崇書院得非喜斯道之久鬱復明乎今子言入朝仕胄監風化之所自出子言以其心之所喜者上告明天子下淑諸生平居果有徇義忘利之志則臨難必有盡忠致命之節將見先生之

道復光明于時而國家元氣綿綿長存矣或曰時方多事而以興學為急毋乃迂乎曰不然無禮則賊民將興無學則上陵下僭載在經傳昭昭乎不可誣也奚其迂子言知余心者于其行也遂書此以贈之

送魏監丞赴夔帥序

紹定改元將作監丞魏侯以直祕閣帥夔夔固重地也側聞明天子屬侯意殆不止夔侯識通而機敏博聞而知變治夔有餘矣儻加重任焉俾全制西蜀其亦可哉

但蜀近日多故敵人去來不常我兵單財寡備不素具
蜀人心搖搖然侯其奚以處此獲乎上不獲乎蜀人不
可也獲乎蜀人不獲乎上不可也官之辟置歟財之調
度歟兵事之分合歟制敵之緩急歟務通下情不肯阿
意求合獲乎蜀人矣而未必獲乎上若一切稟命於朝
廷以取上之知獲乎上矣而未必獲乎蜀人然則奈何
曰決諸心槩諸道心之所可即道之所安蜀人與之上
亦與之未有獲乎下不獲乎上者也侯之先聲蜀人屬

耳目焉循是而行夫何患且余聞蜀人性亮直毀譽不
亂真見有潔廉畏義者交口譽之其反是者則顯攻之
介乎是非之間者始譏而改則終是之而卒不改者終
非之前事殆可鑒也侯行飭於身而望積於夔譽滿四
屬而聲達於天朝繼是領全蜀之寄為國家萬里長城
者必侯也侯到蜀試從鉅人長者而叩焉寧考朝從臣
抗疏力論西事者誰歟乃余先人絜齋也蜀人誦之至
今不肖孤敢忘先志哉侯衢人也余承乏典州與侯有

夙好於其行敬書以贈

送張伯常赴吳尉序

張伯常負其才氣能力於學通知古今論議疊疊可聽
不得志場屋辟尉吳江豈伯常本志哉于其行贈以言
曰尉職警捕者也得盜孰若無盜魯常患多盜矣季孫
使臧武仲詰之武仲不可其言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余每愛
斯言可謂知去盜之本矣夫盜何自作亦效上之所為

耳上不欲則雖賞不竊上先利則不奪不厭伯常既自
飭厥躬又遇明監司是能軌度而明徵矣民忍為盜耶
雖然歲惡不入餓殍盈野民不忍為盜而歲實驅之吁
念之哉敬之哉毋罪歲毋罪民益加內省告諸明監司
不以得盜為喜而以無盜自期是之謂不負所學

送趙從道

名隆孫

赴福倖序

天地與我同斯言贅矣我與天地同斯言亦贅矣此至
言也而謂之贅何耶噫知者知其為贅不知者不知其

為贅也三山別乘趙君之官將為風月主人矣訪余山中且別而求一言余病矣又何言試問風月與我同耶我與風月同耶萬籟俱息湛然清明當此時風月且與我相忘矣烏覩其為異躬簿書役期會當此時風月與我判然矣烏覩其為同欲仕乎惟恐上之不我知而吾職之不得盡也風月同耶異耶欲息乎思泉石之清致望故鄉而懷歸風月同耶異耶在閑而能友風月者吾見亦罕矣閑既與風月隔而閒乃欲與風月親是二物

也烏乎其可親然則無閒鬧動靜則可語風月之真趣
矣而此豈易到耶而豈終不可到耶別乘負超軼之才
志于古而敏于學其進未易量也聞余言拱而唯乃書
此以贈

送趙庶可秩滿言歸序

用舍難全通介難兼其來尚矣喜動一于用喜靜一于
舍徇已一于介徇人一于通孰有可用可舍能介能通
者乎稽山趙君庶可銳意職掌用矣語及出處愀然有

欲舍之色確守界限介矣稽諸輿論翕然有遁才之稱
世人能如庶可者蓋寡雖然事會方來舍不必言也才
如庶可通又奚足道哉姑置之敢問知之如何其用世
乎其為世用乎若曰為世用則庶可猶夫人耳吾期庶
可用世而庶可未肯以用世自期吾惑焉又問介也如
何其無所往而不介乎抑有時而介乎若曰有時而介
則未為難能也吾期庶可以無所往而不介庶可其果
聽吾言否乎余每懷此而未吐庶可告別余適抱病杜

門未有見曰此而不吐是終不吐也則于庶可乎有負
故卒吐之夫有用有舍有介有通人自為此名耳道固
無是也果得道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豈有用舍通介
之迹哉凡涉用舍通介之迹皆較計安排而為之者也
去道遠矣吾將進庶可于道盡捐世俗之見而卓然有
志於古忘爵祿乃能用世忘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乃能
用世忘身乃能用世必如是則可以言用矣易曰介于
石不終日貞吉夫子又發明之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果能是将無所往而不介又豈獨為目前硜硜小丈夫之為哉一節之廉是一節而已也一事之敏是一事而已也道若大路坦然正直六通四闢無有拘閼然則求道有方乎曰有其方若何曰在明心請以是勉庶可

徐逸平集序

學有淵源人有傳授逸平徐公自言其學得於蕭先生蕭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於伊洛之學者也觀逸

平所著書淵源傳授槩可知矣而余所深敬逸平者非徒以其言也以行足以副其言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言辭豈君子所貴哉枝葉之盛本根之衰平日躬行果無愧怍發而為言斯足貴矣逸平信其素學恬然不以仕進為意行孚於鄉咸師尊之五峯胡公一時之傑往復書辭亦以先生稱則其行卓矣豈徒言而已哉余既為逸平書其墓江山王令哀其遺藁又以序見屬余遂得寓目焉中庸曰言

顧行行顧言其逸平之謂乎

許主簿大梁集序

端平初天台許君以舒城簿領部兵糧自淮達汴凡經游之地感宗周之舊事睹黍離而興嗟作為詩章以寫其徬徨悽愴之意題曰大梁經歷集朝士遺之書曰東西道進師所向無前天府已入版圖關洛在目宜發為饒歌鼓吹之曲以鳴太平之盛噫今閱斯集所謂饒歌鼓吹者乃一轉而為是耶但見周旋毫汴之間慄慄焉

懼糧草愆期。臯在不測。何暇鳴太平之盛。然士以職自見。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吾之職分也。又豈必擇不勞且宐者。始可以盡吾職耶。已以不勞且宐者而自處。則勞宐將使誰當耶。若夫譎諫之體。固詩人之常。而此編非譎也。君自謂曲而有直體。且以玉川月蝕之作自況。此其發於忠義。豈非天性然耶。以職則不辭勞。以詩則不導諛。君信可人矣。抑又觀其論淮西便宜五事。得于親歷。最為詳備。至力言守江清野之失。且以精間諜安。

淮民為急務惜其不得上達爾噫世之抱孤忠懷隱憂而不獲上徹如君者蓋多矣使有能表而出之雖未暇鳴國家之盛要亦伸草茅之氣下言之上行之瘳民瘼而回生意是其鳴國家之盛也又奚必鏡歌鼓吹之為耶君訪我于里舍今告歸遂書此以贈

無倦序示江東幕屬

以期會不報為大故賈誼嗤之其務在于期會簿書王吉鄙之識者皆以是為格言雖然簿書期會非可廢也

顧所謂簿書期會者如何耳周禮曰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而特著于司會之職是則參互要會乃周人之簿書而日月歲即周人之期會也彼其官僚之講習渺然為治體深長之思朝夕之所圖維隱然為民生悠遠之計不以虛名事誕謾而書于載籍者皆實事不以光陰付等閒而攷其日月者皆實迹此周家所以勵臣工修庶政非若漢世崇尚刀筆吏之比也由是言之如漢刀筆吏之簿書期會則不可如周

日月歲之簿書期會獨不可乎某非才將指揮幸與諸
兄日相周旋名雖寮案實則友朋凡本司所以行于郡
邑與郡邑所以復于有司者莫非鑿鑿惠利之實政而
世之所謂趣辦推剝等事咸無之近以郵置往復多有
稽違分委賢僚以疏壅滯且置簿立期而加績密焉若
可已矣然某以為渺然治體深長之思隱然民生悠遠
之計豈惟周人能行之尤吾儒所當孳孳講求而不可
暫倦焉者是用重置此帙畧具其事如左 一賑荒之

政自去冬迄今散財發粟為數浩博取會既闕類聚孔
艱曰常平曰勸分曰獻助曰濟曰糴覈其數目稽其欺
弊綜理微密而後一局之事庶無罅漏自是以後民有
難厄官有施予又豈容以結局辭凡此等類上闕朝省
下達州縣劄狀行移不付吏手非賴賢僚誰為我助
一西成所望豐稔四十三縣之內產米之有無糴本之
多寡皆須審會得實斟酌合宜其招商也稽公憑之往
復其和糴也察吏卒之姦蠹然後米舟輻湊而倉廩可

充一救荒除盜理實相通豫備不虞古有明訓無事尚不可弛況多難之時乎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一事一物皆不可闕器既具矣尤貴閱習合本司所管衛兵教以射藝厲以旌賞可使人人精熟又市井間有所謂良家子近日軍兵習射此徒欣然來集隆暑之月慙令少休今涼颼颼然可以尋故轍矣一江西福建之寇退近鉛山貴溪安仁餘干諸邑賊徒動息所當周知官軍利鈍所當盡究報狀盈篋彙輯未齊宜將各郡邑名色

以類區分勿相淆雜繼是旋報者亦隨即歸類使血脈源流瞭然在目誠近日急務也 一天下萬事非財不辦本司無生財之路惟有節財之政拘權檢柅責任必專外此則告命之椿留者勸富民以爭鬻僧牒之給降者多委人以轉售此皆所以厚足食之本為足兵之基一兵荒之禍固為甚慘而差役之苦亦如兵荒兵荒之殺人也猶有時而止差役之殺人也則無時而休今總冊鼠尾帳之置差似詳整然亦未足深靠也恪意奉

行最貴州縣得人專心討論尤在幕僚任責使役戶脫
妄差之擾田里免破家之憂豈非仁政之大者歟一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昭明靈祠多歷年所雨暘
有禱靡不響答茲議更新廟宇鳩工度材豈容無提其
綱者人謂神祠似非甚急殊不知為政之道順民心而
已闔城之人莫不尊敬信嚮正當因人心而為之况祭
山川之在其地者古之禮也今之監司即古方伯連帥
而可曠事神之禮哉舉茲數條無非切務分委幕屬各

司其事但其間有脈絡相聯者又宜更相協一分中有
合合中有分倣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之意相與共惜寸
陰戮力同心期底成績今以三日為率某就此簿批問
某事見作如何區處某事合作如何施行諸兄其各疏
于簿始若煩細然積日而月而歲功緒著見終始貫通
此為政也亦為學也行之在盡心而已故名之曰無倦
贈錢融堂詩序

融堂自淳安來歛某延入郡庠講書首論立志乃講顏

子問仁一章數繹斯義最為的切夫志非他志于仁而已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著于日用何往非仁之本心渾全通貫此心即仁不勞外索人患志不立耳某不敏請融堂入學講書志于仁也融堂為學者闡明大旨志于仁也某帥官僚詣學以聽教授帥諸友咸聽志于仁也諸邑宰各勉邑之士子融堂之賢弟子自遠方來聽濟濟洋洋有風雲氣象志于仁也某又欲帥邑士之繼至者與同僚之子若弟屈融堂入學再講

志於仁也融堂訓誘不勸復留以從茲請志於仁也融堂不但以言啓發之又將與諸友磨礱以求輝光日新之實言行相副無歉昔賢志于仁也他郡之聞風者將曰校官作成士類又能求廣其學問郡僚不以此事為迂闊又能助成其教化遂使淳安之師友相從以至于歛歛之官若士相與慕而問辨講貫焉二邦人士藹然以道義為樂異時人才由此而盛志于仁也某違離膝下假守于茲自是以往孳孳勤求一念在民益勉其所

未至庶以不辱朝廷之命而少慰老親之懷志于仁也
同僚自是修乃事敬乃職內不欺心外不虐民上不負
君志於仁也士習既善推以化民凡爾父兄子弟鄉黨
鄰里轉相講授更相勸勉俾歛之民自是知學道之為
急孝悌之當先頓革舊習還其本心禮義可興風俗可
美志于仁也故曰大哉仁乎充宇宙滿六合接于耳目
著于日用何往非仁學者勉之本心虛明常如講書諦
聽之時則庶幾有志矣不動于意不累于欲兢兢以守

之時時以習之無終食之間有違則仁常在我矣某嘉融堂善于發明聖人之旨于是詩以歌之

贈徐通甫

名士龍

序

三衢徐君為惠州校官將行四明袁某酌別而言曰君氣貌粹夷威儀閒雅意其胸中必愉愉怡怡有自得者非余所及也其何以贈君雖然焉可以無贈昔吾夫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盈天地之間皆

善也皆中庸也若之何而擇之曰擇之以心心即善也
即中庸也以是擇之以是得之以是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顏子亞聖也尚謹所擇況後學乎余與君論學猶未
究精微也而竊窺一二矣聖經昭白真若日星傳註之
學愈多愈晦君其謹所擇焉

贈東嘉劉君序

學者貴有受道之質甘受和白受采以其有美質也非
甘非白則雖有五味五色亦弗能受矣色味尚不可無

美質矧學者之于道乎質者何曰忠信而已矣忠信即人之本心外忠信而求本心者皆妄也東嘉劉君自婺過衢謂余曰吾就正于校書徐先生望其容貌未言而敬心自生旨哉斯言劉君觀省此心常如侍校書時可以言忠信矣

贈王伯友

名壘序

中庸援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嗚呼好合之好

豈世俗之好和樂之樂豈世俗之樂皆道也兄弟妻子
順道則父母無不順斯可以言孝兄弟妻子一不順道
則不足為有道之好不足為有道之樂不好不樂則父
母不順非孝也事亡如事存父母無存亡之間豈可以
為既亡而不思罔極之報哉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
正鵠反求諸其身為人兄為人夫者亦可以反求矣風
自火出家人反求之義也余讀中庸有感于伯友之行
也書此以贈亦因以自警焉

贈新昌俞君序

余卧疴里中新昌俞君惠然來訪袖出長箋道所以來
見者非他有為也援孟子反經一章其有志于正學歟
七篇之終論自古賢聖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動經五百
餘歲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耳知者誰歟非孟子自許
歟所見何見所聞何聞所知何知此難以言語形容盡
也通前章反經之論觀之同乎異乎孟子引而不發後
學蔽而弗悟嗚呼道其終晦也耶俞君歸而求之有餘

師

贈王志叔序

志叔為齊安錄事漫堂劉公既畀之箴難兄去非又為之跋矣某復何言然漫堂謂志叔廉明不患不及惟慮迎長官意向耳志叔過秋浦為余言佩服是箴究心犴獄視勘廳如家平心定氣引囚親問不施箠楚吏不得出一語由是因莫不盡吐實情茲不亦明乎居官三年律已如一日泊秩滿棹空舟歸茲不亦廉乎嘗有巡檢

司執盜聞之縣縣上之州及臬司志叔以賊不獲疑之詰盜賊何在盜謂棄之水矣志叔愈疑白憲置盜三獄分鞠之憲如其言俱以非真盜告遂得釋使志叔無特操決不能為此則其不阿長官不違斯箴信有證矣余每病世人誦善言而不修實事如志叔之不負漫堂及難兄之訓幾何人哉問學無窮志叔勉之繼此聞一善皆能躬行以實其言古人可庶幾也遂書以贈之

贈嚴坦叔

名聚序

坦叔抱負才業有志當世以余耳目所睹記才如坦叔
蓋寡坦叔有詩名寓意推敲細入毫髮似非磊落度越
繩墨者及遇事挺身直前勇無與抗喜接雄豪士握手
吐心肝相期功名人亦樂與共事余每與語深知其志
向必不虛為一世人善謀能斷密而通敏而耐坦叔之
才其細麤易劇無施不宜者歟士固以有用為貴雖然
遇不遇時也奚可有固必意余老矣同寮三年坦叔之
助不可縷數一日別余去求書悅心二字語余曰吾未

為參選計歸而繹故書求吾心之真悅請大書將揭諸所居之室余曰是得之矣乃書而序之

贈趙君是

名題夫

序

余與君是俱甲戌進士紹定己丑余持庾節江東君是實在幕中屬歲饑議賑貸政君是有助焉庚寅冬余領臬事仍司庾與君是偕來君是敏于事善斟酌三年之內發廩勸分地勢濶而事情多實惠難下究選屬檢覈必先君是隆暑祁寒漕憲倉分郡縣慮囚君是代余行

雪冤寬繫輒中理余始至番則留君是于池余行部又以臬事留屬君是彌縫罅漏勞矣哉會秩滿將去因語及齊年今要官者若而人外庸者若而人已顯而中折軸者若而人久躋而漸亨者若而人未通籍者又若而人得喪升沈天地賦分一定毫髮不爽顧求其不喪不沈者在我而已君是奉板輿為祿養計安恬夷猶厥味甚長素守弗移聽其在天使後之觀者曰甲戌科所得人如是茲其為顯親揚名也大矣敢以此言為君是贈

贈王次點名與之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各有所志或志事功或志名節
或志詞學而上焉者志于道其所以景行前哲各隨其
分量規模之淺狹大小而至于景慕聖門之高弟必志
于道者也當曾點鏗爾舍瑟之時雍容數語真如在春
風和氣中今天台王君之有志于是也以與之名而字
以次點則豈特事功名節詞學而已哉道即本心天地
同體虛明洞徹不可名狀曾點蓋有契于斯矣夫子思

中行而不得故思狂者又不得而思狷者狂狷皆近道而狂尤勇于進道次點勉之哉東巖沂水也生徒童冠也詠歸之樂即當時氣象也夫何遠之有

又

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訂義予猶不獲盡覩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雎麟趾之詩易耳關雎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宗尚不

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
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
物宮府一體朝廷邦國為一人左右摯御皆良士后妃
嬪婦無私謁廢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衰不正之習
無纖介奸乎其間此關雕麟趾之化而即周官法度之
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以心會矣孟子談井地
爵祿之制而大本在格君心聞次點著經說甚富格心
之要儻在乎是其許我盡觀否乎

贈真仁夫

名志道

序

物生而華華而實其生生也不窮秋冬歛藏萬物歸根
春陽載熙生意沃若生不待春也當歛藏之時生意在
其中矣詩之美稼穡曰實函斯活函云者所以形容生
意之妙也世人不達此理往往趨華而棄實孔子傷之
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非特車服
宮室之繁飾于外者是華也詞藻之麗聲譽之赫亦華
也朝夕馳騫而不反其家于實乎何有陽處父張茂先

皆以華而不實致敗邢顗為魏曹植家丞而劉楨為庶
子顗守禮楨善屬辭植疎顗而親楨楨諫曰君侯采庶
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世以為名言是故才勝德謂
之不實辭勝行謂之不實實苟不足雖堂堂之子張屢
中之子貢去道尚遠況其他乎仁夫西山家蘭玉也一
日請益于余余曰子盍以己之名若字曰省觀焉道惡
在仁是也仁惡在事親是也西山為今天下端人子娛
侍親側委已于學收歛膏液以暢內美則人之見之容

貌辭色之間固有不可揜焉者矣始余見子猶懼其驕
今之見子驕氣鋤矣退而質諸人咸稱子為佳公子然
余猶為子歎然也孟子論仁之實既曰事親又推之于
義于智于禮于樂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嗚呼此生
生不窮之妙也此所謂仁也此所謂實也子而果有志
于是深耕易耨勿忘勿助雖適千里常如過庭戰兢自
持若寶金玉今之稱子為佳公子者他日又將曰真學
者也夫必使人稱子為學者則西山翁之心始慰矣始

可以言實矣始可以無愧于斯名斯字矣請以小字字
仁夫曰實之而因為之說子之歸也呈于西山翁及余
友湯伯紀其必曰然

贈沈智甫

名省曾

序

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
使所重在利祿尚不敢略有忤拂况敢從其蠹根病髓
而攻之耶若端憲沈先生之宏致淵識可謂達于重輕
之分矣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

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祁
寒襪無絮則小簋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
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為者其先生之謂歟嗚呼惟其
如是故能尚氣節篤道誼視官爵如外物曾何足以動
吾之毫芒哉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為問目深嗟
理學不明風俗頹靡于是以扶植公議為主及為學官
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動于中者今可謂無其人蓋將
以啓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且夫壞天下國家者私意

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此二良劑切中膏肓人徒嘆其善藥病耳孰知胸中耿耿不以得喪利害為念而後能發此二問不然豈不能隨世俯仰雷同媮阿為尋常場屋發策之語而乃明目張膽慷慨深切如是也前一問尚為世所容後一問不得安于朝列矣先生何加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于是敬服先生之心嘉熙二年十有一月己亥敬書以授先生之子智甫別駕云

贈祝君泌序

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
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
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
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為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
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
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祝君識之

贈包進士序

唐人作字或取墨妙或不擇墨二者不同而同于以字
名世蓋胸中有字字不在墨墨誠佳固足助逸苟胸中
有自得之趣雖不擇墨焉可也雖然學擇墨易學不擇
墨難予未善書敢犯難乎請姑從其易包君所示頗足
起予且豫藏之久須更佳噫人以久乃見豈特墨也哉

贈項吉甫序

余既為耕樂說端平丙申余被罪去國果遂歸志吉甫

貽書錄前記見示余忻然曰吉甫與余俱老矣筋力日衰欲耕不可雖然昔陶靖節歎富貴之非願委去留于無心因暮春之將至感西疇之農人作為歸去來之辭而斷之曰樂夫天命復奚疑是吾志也遂書以遺吉甫云

贈京口富春子孫君

名高榮

序

人言數學與理學異吾謂不通于理非深于數者孫君占天數學也而乃通于理以已之瞽念人之瞽求膏腴

創義學萃羣兒之瞽者教焉非通于理而能如是乎推
孫君之用心不特可以救世之盲于目者抑可以警世
之盲于心者矣

絮齋家塾書鈔後序

甫自幼洎長侍先君子側平旦集諸生及諸子危坐說
書夜再講率至二鼓無倦容謂學問大旨在明本心吾
之本心即古聖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萬世之心彼
昏不知如醉如夢一日豁然清明洞徹聖人即我我即

聖人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祇見瞽瞍禹荒度土功三
過家門呱呱弗子道心精一曾何間斷自古大聖同此
一心箕子論皇極無偏黨自蕩蕩無黨偏自平平無反
側自正直是之謂極是之謂本心太甲顛覆典刑痛自
怨艾克終允德成王遭家多難執書感泣天雨反風本
心一昏迷惑如彼本心一復光明如此先君子諷誦再
三聞者流涕又言見象山先生讀康誥有所感悟反已
切責若無所容讀呂刑嘆曰從肺腑中流出嗚呼至哉

先君子之學源自象山明白光粹無一瑕疵可謂不失
本心矣是編也伯兄手鈔雖非全書然發揮本心大旨
具在伯兄名喬天資純正用志勤篤嘗宰潁陽視民猶
子邑人德之惜未盡行所學耳甫悼先君子之沒幸伯
兄之有傳今又云亡痛曷有已遂刻是編名曰絜齋家
塾書鈔而納諸象山書院以與世世學者共之紹定四
年辛卯良月己未男甫謹書

蒙齋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十二

宋 袁甫 撰

記

湖州嬰兒局增田記

予至官之始吏抱簿書來視之乃嬰兒之籍問其吏則
學胥也予曰舉子慈幼是有司存奚預于學吏對曰初
建議起于校官而取米于常平常平米法曹實主之法

曹謂米于我乎取奚事他屬白諸州請自子始繇是嬰
兒屬隸法曹後太守弗是也復收而隸諸學郡貳總其
綱校官專其職學之前廊生二人領其事有棄兒于道
者人得之詰其所從來真棄兒也迺書于籍使乳母乳
之月給之粟擇媼五人為衆母長衆乳各哺其兒又一
人焉以待不時而來者衆則益募乳收之今八十
人矣有田餘四百畝視入為出粗無乏事予謂此仁政
之端也施欲其厚必厚積乃可積薄而厚施焉無以繼

其後所活兒殆無幾迺告于常平使者捐入官之田且
覈在局之隱沒者得百三十畝草蕩山田之數亦如之
約可食八十人慮年饑而棄者多又請諸郡得米二百
石歲以新易陳謹勿移用積貯稍豐矣兒或病且天不
以時聞乳者誘于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無以為驗殆
如戲耳于是嚴鄰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兒知而庇焉者
咸寘諸罰齒及七齡粟勿復給舊規纔給三四歲今復
其初有疾病者醫一人謹視焉今增為二如是而夭者

亦希矣孟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內交非要譽非惡其聲是心何自發哉無所為而為之
人之本心也推是而往仁不可勝用矣夫求仁學者事
也遂書而刻于石

明月亭記

天地陰陽之氣混淪磅礴乎宇宙間垂日星竅山川播
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焉人者負陰抱陽並列而為
三其純粹清明之氣同一初爾予嘗中夜以興整襟危

坐仰而顧俯而思意領神會欣然有感天壤之間凡可以供耳目之娛者久則必敝獨此清輝終古常新反而自照本心虛明更歷萬變迄不可磨亦何異于炯然寒光垂曜萬世乎予官雲川廨舍居于城西舊有明月樓後廢勿存今更為亭因其名名之夫物有興而有廢與既廢而復興也皆非偶然而然予獨愛夫今之亭非昔之故也而今之景則猶夫昔也人之睹斯景者雖遠近高下戚欣鬱舒有萬不同而所謂炯然寒光垂曜萬世

者常自若爾茲予所以有感也雖然或雲翳焉或薄蝕焉昭昭者俄而昧昧是其果無變耶雲翳去矣薄蝕還矣昧昧者俄而昭昭是其果有變耶嘻本無變也有時乎變者妄也非其初然也人能知變之為妄而不變者乃其初則登斯亭者得無慨于心乎

餘干縣先賢祠堂記

相天子與服勞州縣異乎職位崇庠不同盡忠于君則一也相天子與授徒里巷異乎事業顯晦不同以善淑

人則一也干越邑令馬君合是邦先賢不以職位崇庠
事業顯晦為間作新堂以祠之于以識邦人之思繪事
訖功禮儀是飭歲事之日觀聽竦然邑士求記于余余
謂是舉也足以教人識義命之所安焉貴賤榮悴得喪
禍福制命于天奚庸致力吾之所自力者有矣戴圓冠
履方屨超然獨靈于羣物而謂之人顧不能求其所以
為人者獨不足羞乎顧瞻新祠人心愛敬雖亡若存何
為而得此貴而為宰相命也命可必乎命不可必則有

義焉賤而為匹夫亦命也苟無媿心視列鼎重茵夫何
羨吾惟守此義而已命義合乃得其所以為人者矣則
夫覩斯祠也反諸吾身縱不如忠獻忠定殊勛茂績著
在青史得如諸賢以職業自見以詩書授徒生雖不獲
顯用歿乃與輔相並祠亦足矣顏閔未嘗仕也垂芳千
古人到于今仰之又何必舍吾之良貴而眈眈焉以外
物為重耶馬君夙有雋才為政明而不察有惠愛于邑
慊慊焉常自以為不足事闕風教知無不為志可嘉也

已馬君欲得師乎視此前人邑士欲學政乎視此馬君
祠者凡九人忠定趙公鄉之望強恕南溪蒙堂三柴君
恕堂李君皆師友昆弟忠獻張公嘗攜南軒寓茲土沈
趙二侯俱邑令也馬君名光祖金華人

婺源縣思政堂記

婺源朱令君幾仲既新縣廨以餘力築堂扁曰思政而
屬予為記余聞之良醫有年少患羸疾視其色曰此心
恙也爾得無嗜書苦思乎曰然曰他醫勸爾省思慮乎

曰然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
又添一思也爾第寬綽厥心勿勞爾神勿搖爾精志之
所之勿廢爾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怡理融與病相
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愈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
但醫哉今夫俗吏之為政逐利祿希寵榮撤義理之藩
垣破名論之扃鏑率意妄行毋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
違乎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之適從體國乎則撫字虧
愛民乎則催科拙扶弱乎則巨室謗安大乎則小民咨

守法乎則情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人多忌
好謀乎則聽言雜信已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枉
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計慮皆足以撓吾虛明
之府也知思之為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救病
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為贅然則奈何曰吾嘗聞
諸古矣思其難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圖
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其未通往來憧憧及其既通四
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即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

而思思之病其有弗瘳乎且夫喜怒哀樂之為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激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毋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平平奚所擬議無適無莫奚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然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

徽州秀錦閣記

寶慶三年冬十月四明汪侯以直寶謨閣知徽州余與
侯居同里余先公絜齋與侯先公適齋又相好也嘉定
甲戌余與侯為同年進士已而同聯班著癸未余請外
得徽踰年而先公歿丙戌承乏三衢而侯亦出為徽守
越明年以書抵余曰新安本父母邦吾族祖嘗綰左符
時人以畫錦榮之今集中所謂城郭重來交游半在蓋
龍溪自序也吾獲嗣前躅顧瞻黃山南挹練溪之清北
拱秀峰之翠慨然遐想忽若有感迺擇勝建閣扁以秀

錦且云閣固無慊于秀吾則有愧于錦子其為我記之
侯豈誠有愧哉閣之秀足以埒山之秀侯與此山此閣
所謂三秀也秀既無慊則于衣錦也奚愧三代盛時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升之學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告之王異日綦貴而為公卿即始進之秀
士爾貴人爵也秀天爵也不以貴易秀是不以人爵棄
天爵也侯刮磨紃袴之習勤勤種績為秀士戰場屋躡
世科躋膺仕詎肯一日忘秀士之味哉今夫世之華其

外不華其內者多矣華其外者榮枯在物華其內者德
輝在我周覽黃山之秀重衣龍溪之錦侯豈華其外者
蓋秀錦已在侯胸中而人未知之爾夫窮居則修其身
仕宦則推諸民同一秀錦也余竊有志焉曩假守時嘗
奏蠲茶租築石梁二事于徽民最切端緒開矣而未竟
也或者待侯以畢余志況侯之宏規又豈但此二事而
止推廣而潤澤之其為秀錦不亦多乎將見黃山之民
歌之曰理民之俗兮是爬是梳胸中之秀錦兮生意藹

如導民以德兮是浸是灌胸中之秀錦兮其光有爛黃
山可改兮秀錦有時而磨黃山不朽兮秀錦長與山而
嵯峨此余所以期賢同年也此徽民所以祝賢太守也
此適齋所以望賢子也侯勉之侯勉之侯名立中字強
仲位于朝嘗升列卿云

莫能名庵記

余友項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余曰子奚所居曰吾朝
夕惟庵之居余曰子莫得而名其庵又奚得而居其庵

曰吾以莫能名名之則亦以莫能名居之余曰天地尚
可得而名子豈大于天地耶子誠大于天地曷為囿于
天地之內耶曰吾與世人周游于宇宙之間饑而食渴
而飲晝而作夜而息吾無適而不自得天地又安得而
囿我余曰子之築斯庵也天地固不能囿子矣其母乃
囿于莫能名之中耶吉甫未知所對余曰子不知也余
亦不知也未嘗囿于莫能名之中也亦未嘗超于莫能
名之外也子以為奚如吉甫曰本無可超亦無可囿余

嘉其言之契余心也遂書以授吉甫

衢州徐偃王廟記

禮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興雲為風雨在其地則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視古諸侯衢邦靈山有徐偃王廟血食歲久靈跡愈著邦人虔奉如一日寶慶二年冬某假守于茲祀事惟謹越明年夏潦秋旱禱輒響答歲獲中稔民用輯寧拜王賜為多邦人僉言王有大功德于民封爵宜極褒崇又王妃王子亦當隆品秩以侈報稱迺具

以實聞于朝事下儀曹且施行矣是歲十有二月旁地
居民曲突勿謹延及王祠倏為灰燼守以事神治民為
職廟燬神怒民失憑依某甚震懼焉方慨然有興復志
邦人有言王功德在民民痛棟宇之壞智獻謀富輸財
踴躍從事一反手間事濟矣于是協衆志捐郡帑端緒
始開効財植之需給工程之役者輪運輻集迺廣規制
迺拓基址前祛蔽障翠巘層出背起樓閣清溪環繞賈
區之清處者斥之祝史之根據者徙之翼以重垣周衛

扈也映以方沼增勝概也四方之民間廟載新炷香乞靈者肩相摩于道適會前所請封爵事儀曹闕諸奉常奉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轉運使者轉運使者檄嚴婺官屬互覈其事合辭以聞天子嘉王功德加封某王妻封某夫人子某封某侯某某侯如所請命下之日某躬率邦人郊迎鉦鼓嘈囀夾道聳觀戴白之老感動垂泣迺委官僚奉安告命于廟而禮于是成矣夫禮者其天理之謂乎人之事神者以此神之所以為神者亦以此

貫幽顯之間未嘗一日磨滅也周穆連楚以伐徐王不
忍鬪其民流離失國國可失也而萬有餘家之從王者
不可遏棄玉几斲于會稽之水几斲可棄也而聞孫之
世守王祠者不可絕自周迄唐更千有餘年廟宇彫剥
黷昧屢矣屋可圯也而昌黎伯鐙石之辭不可泯自唐
迄今又更數百年不知幾壞幾興矣世變可推也而人
心之依戴信向者不可奪乃今鬱攸挺禍人謂不復有
廟而祠宇之輪奐爵命之便蕃二美集于一朝光寵超

于疇昔剥窮而復否極而泰功久彌振德久彌新非天
理周流不息之妙行其間是孰使之然哉藐爾守臣非
敢自謂不獲罪于王也求庶幾不獲罪于禮耳乃于奉
安之日為之辭曰王之立國仁以為基施及百世仁聞
昭垂昔誦王仁得于聞知今誦王仁見而知之龍丘之
原有廟奕奕民曰宜哉競赴厥役帝曰休哉寵光有赫
二美同時王仁愈白古也有志復禮為仁祀事孔修惟
禮是循禮既無曠仁心純純願推此仁永庇生民

徐偃王行宮記

靈山重作偃王廟前鑿方沼曠如也後建傑閣屹如也
廟貌顯嚴神人具喜而行祠之在城者前隘後庠規制
弗稱余一日謁祠下徘徊顧瞻默若有啓予者亟呼工
指畫疏舊池之蕪穢設周垣焉拓故址之下窄增內寢
焉于是前之曠如後之屹如略與靈山等嗚呼神無不
在亦無在也豈計此區區哉顧念民覃王仁千古無極
舍是則無以示昭報厥今奕奕新宇相望不越三舍竊

意雲旆霓旌逍遙二者之間景物如一不移而具在城
之適猶靈山也于是可以稱吾民依歸報事之心矣工
既竣事酌酒告虔乃作送神之詞遺邦人歌之其詞曰
朱弓兮發祥玉几兮耿光國易仁兮寢昌緬行祠兮城
一方儼血食兮閱幾霜屋老兮閣其弗章地褊兮威靈
弗揚羌四顧兮徬徨拊予心兮弗康靈龜告余兮十月
孔良亟其改作兮廟貌堂堂碧沼邃宇兮匪王孰當紛
祈眚兮炷薌羅酒肴兮芬芳我王兮來降容與兮相羊

春遲遲兮日載陽
淡微月兮秋夜長
我民兮世世不忘
王鎮茲土兮慶未央

衢州光孝寺記

光孝禪院在闐闐囂塵中
塵肆淆處棟甍聯續比鄰有
警幾為延燎者數焉
寺僧恃天幸可常滋玩弗飾迺寶
慶丁亥冬十月鬱攸挺災
寺果不免念此朝廷崇奉名
刹也非他寺比興復可緩乎
謹按梁天監中異僧卧雲
結廬此地因寺焉號吉祥國
初仍之錫以寺額至我徽

皇更名天寧高廟南渡思念弗替令天下天寧悉名報
恩廣孝旋又以光孝名臣某伏思我高皇之以孝名寺
也豈徒若世人追悼其先徼福于佛而已哉中原赤子
久苦烽燧版圖未歸讐恥未刷臥薪嘗膽亟思報復以
慰祖宗在天之靈此志未嘗須臾忘也名不虛立緣志
而生存斯名所以存斯志也天下後世徒見寺以孝名
豈知志所不忘者乎不忘徽皇也不忘徽皇者不忘中
原也皇上嗣服以孝治先天下推問安侍膳之心為繼

志述事之心臣子仰體孝思宣明聖意茲事之不可緩也昭昭矣乃覈圖籍乃諏故老則知曩時基址宏敞面勢穹嚴僧徒牟錙銖之利附益邸肆寢以隘狹欲勿更革乎則寺曰廢廢寺非所以昭聖孝也欲大更革乎則民必擾擾民又適以累聖孝也二者無一可然則奈何臣某又嘗伏讀國朝會要紹興七年肆頒明詔深戒工役之不可輒興而復繼之曰本寺有能修蓋者聽夫不禁其興寺而惟禁其擾民聖訓蓋可見矣今茲光孝之

役不以民興寺而以寺興寺庶幾不負聖訓乎費莫廣于聖者閣西山乾明寺所移也工莫衆于廊廡諸剎協力所助也三門規制之恢拓復寺基非侵民地也上自佛殿下至庖湍出于官之所施者百姓不及出于衆之所捨者官司未嘗強也然則于民奚擾而于聖孝奚累也曾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一梵宮之興初若未足深計而所以不擾吾民與所以祇承聖意者在

是所以不忘中原者又在是是知塞天地橫四海之孝
皆自其一念充之也茲記之作特表而出之使知關係
之大若此世世修之永勿壞

衢州重修靈順廟記

牧民無他伎巧從其願而已靈順有廟為祈眚設也廟
舊傳城西廡簷牙距城無幾雨溜相激射歲齧其址余
環視曰嘻廟為民祈福城亦為民捍患也今若此因之
則廟病城革之則城病廟廟與城交為瘡顧玩視之不

以為病可乎既又念曰民之城神之城也雉堞將隳民失所衛神安乎哉爰體神心稍縮西廡視舊殺三之一簷與城離立不偪仄不剝蝕不因不革相依而不相病民咸謂宜則又汎觀締思圖報神渥迺創寢殿邃宇翬飛迺新級塼履道砥平迺闢廟門面勢顯敞迺揭巨扁金朱煒煌凡前日欲為而未遂者靡不殫舉從民願也工既竣事神棲載安毆被沴孽歲迄大饘民又益喜乃相與請紀顛末以詔來者余將受代而行矣亦不敢違

其願也遂復書而刻諸石

衢州重修獄帝殿記

某治衢之次年天慶道士允升來言獄帝殿圯甚將修之請佐其費越明年殿成又請記其事帝于五嶽最尊與天同大與道無極均福生民日用飲食凡我邦人得以仰父俯子秋毫皆帝力也修崇邃殿守臣之職爰詔後人託諸樂石石有時而泐帝之德千古而無息其以是為託

衢州石塘橋院記

石塘舊設梁壤不時葺病涉日甚余欲命僧掌其事僉言旁有二刹曰藥師曰能仁藥師歲收田租可百石僅給一僧僧耄矣不為衆與疇其助之而能仁僧道融魁岸有才幹樂施者必衆莫若併藥師歸于能仁而專屬諸道融余遂招道融與語道融欣然願自力迺為置簿籍給官書上其事儀曹為永久慮從衆也傳曰與人同欲盡濟余固喜于從衆者方事之未定也道融觀衆所

向今定矣衆將于道融觀焉勉之哉異時或有朶頤其
旁欲敗乃事道融其執儀曹符以往必有明有司為公
議津梁者道融其奚慮

衢州續惠民藥局記

局以惠民名官取贏焉則名與實背而馳矣官不取贏
恣吏與工漁食焉利歸此曹非惠民也戢吏與工矣不
培其本其惠易窮猶無實也局之本錢積累歲久覈其
數以緡計者可三千遂三分之以其一給費用以其二

買膏腴田餘百畝歲收其入益市良藥藥易售局日興
錢羨則田增循環數載本愈厚藥愈精惠愈溥矣局之
官僚請記以詔來者余曰此在人方寸地耳奚記焉雖
然蔽一言可乎曰願有請余乃書曰上母以利妨義下
母以偽亂真

衢州聖者閣記

金華聖者閣在三衢吉祥院蓋聖者真身也自國朝迄
紹興院再經鬱攸之厄而聖者真身巋然獨存寶慶三

年冬十月火復作而真身亦無恙此邦尊信聖者非一日遂亟營傑閣有加于舊以慰邦人之心寺僧請余記其事余謂混凡同聖靈異昭赫尚假記耶且土木工程纖悉亦何待余記為請試以鄙見問聖者凡人所以崇奉佛法為其福力廣大也使福力果廣大則火不作矣而顧不能止火豈定然之數佛亦不能逃歟火三作而真身三免是又超數之外何也且佛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心則當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功德普同救

度是為平等今真身獨全真身之外一藝無餘是又何也世人不能解余則了然無疑佛無在無不在聖者之生也人異之其圓寂也人又異之火不能毀其真身也人又異之佛果在是耶有定在其謂之佛耶無定在其謂之佛耶聖者辭世頌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豬頭千箇不把片嘗陶吾真性吾是定光且陶吾真性非豬頭也亦非非豬頭也豬頭千箇非嘗也亦非非嘗也吾是定光非定光也亦非非定光也人謂之散聖非散聖也

亦非非散聖也人見其圓寂非圓寂也亦非非圓寂也
火作而真身不壞非真身也亦非非真身也無量不可
思議之平等心豈較火不火哉無量不可思議之平等
功德豈較真身在不在哉聖者以為然乎以為不然乎
遂為之偈曰

聖者示現本無示現聖者不示現亦無不示現慧智尚
莫窺凡眼徒自眩神通大自在功德世界遍舊閣倏成
空新閣儼當面乃知箇中意入火原不變無變無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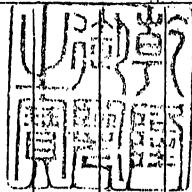
古佛定光現

衢州平糶倉記

衢為近畿望郡土多良田小民力穡寶慶丁亥余嘗假
守矣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
劇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閭井為墟聲撼旁邑余時持
江東使者節壤地相接寇旋蕩平方為衢民慶端平初
元余守建谿被旨奏事道衢見風俗與昔大異惟米價
獨平即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厄于災

傷死于盜賊于今獨相保聚未填溝壑者吾別乘陳侯
賜也侯縮浮費振餘財創平糶倉視時豐儉為歛藏法
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以規式示余講畫條
理粲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于實今親歷其地
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
俗吏詬儒指為腐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
官不嘯咏風月而刻意為民儒果腐耶余嘉其有志于
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在不復錄侯名璫字端甫嘗

學于慈湖楊氏



蒙齋集卷十二